



友人张老师邀我们夫妇去上海文化广场观摩音乐剧时,特地关照,文化广场的建筑艺术值得好好欣赏。

恭敬不如从命。曲终人散。索性避开“散场高峰”,慢慢地边走边看,体味新文化广场的建筑艺术。此刻,这里已经没有鼓点的喧闹,没有管乐的轰鸣;也没有前呼后拥的流动,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。唯有宁静、宁静。但给人的却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境界。整个剧场的装潢,烘托出一种现代、奢华的氛围。玻璃和木质的饰板墙面,赋予剧场独特又很温暖的质感。座椅和舞台木质及金属材料的运用,不但增加了色彩的层次,似乎还能使人从全世的喧嚣中马上宁定的魔力。顶部华丽的水晶灯,在

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,又与周围的色彩和环境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让你在踏入观众厅的刹那间,似乎已经觉得故事的序幕正徐徐拉开。在观摩音乐剧时,总感到这里的舞台好像与其他地方有些不一样。仔细观察,才发现,国内一般的剧场是镜框式,台唇比较浅,而文化广场将台唇尽量延伸至观众席。从一份资料上看到,这里的舞台台口宽度达到罕见的20米,打破了上海大剧院的台宽纪录。舞台呈扇状打开,深入观众席腹地,难怪视觉效果非常好,有一种特有的亲切感。

那天,我们是坐在观众厅一楼观摩音乐剧的。按照惯例,一楼到场的出口应该最便捷。其实不然。因为观众厅一楼是在地下,观众厅三楼才与平地“接

壤”。新文化广场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是“平地而起”,而是“向下造房”。据说,工程总建筑面积为6.5万平方米,其中7823平方米为地上三层;6.5万平方米中的5.7万平方米则位于地下,为地下五层。原来,我们是在“地下看戏”的。不坐电梯上楼,索性沿着乳白色的大理石楼梯一层一层往上走,正好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出自著名旅美

画家丁绍光之手的巨幅玻璃画,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彩色玻璃画作。而进门大厅的中央,造型新颖的透明“艺术之树”顶天立地,真叫人肃然起敬。

走出文化广场大门,已是深夜。淡淡的雾气,在满街的梧桐中间浮过,仿佛细纱挂满了树枝,但比细纱还要白,还要透明,清濛一片。在被复兴中路、

陕西南路、永嘉路和茂名南路围起来的一大片绿色之中,远远望去,文化广场隐隐约约宛若一只舒展巨翅的白色凤凰。我突然想起,这里曾经是上海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,人声鼎沸;这里曾经是赫赫有名的精文花市,熙熙攘攘。作为一种“文化地标”,它们在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后已销声匿迹。此刻,历史与现实,音乐艺术与建筑艺术,在宁静中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精神和谐:它是心灵感悟与艺术趣味的双向沟通,是宛如尘世之外的舒展和愉悦,是略带一点伤感却相当明亮的生命气息。但它需要静静地去感悟、去领略。

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精髓。文化的陶冶情操,不但在于它给人以艺术享受,还在于它能为人净化心灵。让人超脱出尘的庸烦,在宁静中体会它的单纯、神秘、美丽和言不尽的美妙。



为政篇载:子曰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

拙文曾论及此章,近谈“礼之用”(学而篇),需对此章加以详解。应该说,此章内容是对“为政以德”(为政篇)、“为国以礼”(先进篇)的进一步说明。

道,同后起的导字,领导、指导、引导。政,与下文德字相对,指政治手段,包括政策、政令等。齐,动词,整治、约束。免,避免、逃避。耻,羞耻。格,纠正。

用现代汉语表述此章,大意是:用政策、政令等政治手段领导民众,用刑罚整治、约束民众,民众会因为畏惧而不闹事、不犯罪,避免刑罚,但无所感化,没有羞耻之心。用道德教化民众,用礼制规范、约束民众,民众会有羞耻之心,而且能自觉纠正无德和无礼的行为。

《礼记·缙衣》载:子曰:“夫民教之以德,齐之以礼,则民有格心。教之以政,齐之以刑,则民有遁心。”

十多年前出土郭店战国竹简,其《缙衣》载:子曰:“长民者,教之以德,齐之以礼,则民有劝心;教之以政,齐之以刑,则民有免心。”(李零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)

三章字句稍异,但内容相同。“长民者”之长,音掌,抚养义;长民者即领导民众的人。“格心”意为自觉纠正错误之心,或说向善之心;另一解,格为来、至,格心即归附之心。“劝心”之劝,勉也,劝心即勤勉努力之心;又一解如《康熙字典》所云“又悦从也”,高兴地顺从、服从。“格心”“劝心”义相近。而“遁心”与“免心”义近,意为逃避、苟免之心,即主动避免刑罚之心。

可以断定,导民或教民以德、礼,而非政、刑,是孔子的一贯思想,多次说过,影响甚广。这一思想,《论语》的一些章节及其他许多材料均可旁证。

在孔子思想中,天下或国家君主如何领导包括贵族、庶民、奴隶在内的广大民众,是个大问题,其主张的核心是道德教化。这种道德教化不是空洞的倡导,而是具体落实为尊礼、守礼、行礼。礼,既包括传统而又适用的礼俗,又包括新制定的礼制、礼仪,还包括自觉的礼节、礼貌。德与礼的关系,就是拙文所述仁与礼的关系。

孔子的话还使我们看到另一对关系,即德治与法治的关系。德治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,自觉向善,具有知耻之心,视、听、言、动均不违礼,有了过错能够主动纠正。显然,孔子的主张不仅是美好的,而且是正确的。但是,纯粹的德治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未有过,故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。

相反,法治却曾在战国后期和秦朝大行其道。秦国百姓不敢违禁、犯法,并不是因为自觉地知耻,而是出于恐惧,害怕酷刑和杀头。法治之下的民众之心到底如何?“天下苦秦久矣。”(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)看看秦末到处起义的燎原之火,即可明白。

《大戴礼》载,孔子答卫将军文子曰:“以礼齐民,譬之于御则辔也;以刑齐民,譬之于御则鞭也。”一个用绳缰牵引,一个用皮鞭驱赶,明确反映儒法两家政治主张与手段的不同。

其实,孔子是主张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为主,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”为辅的。也就是说,孔子的德治思想并不排斥法治,但法治不能作为主导,而只能是补充德治之不足。这个意思在拙文阐述孔子政治理想、治国思想时不只一次提到。春秋末期,道德沦丧,周礼崩坏,孔子特别强调德、礼罢了。



论语新读

理发师

赵全国

自打当上乡村教师后,我就替学生义务理发。虽说手艺不精,剃出来全是锅盖头,但毕竟乱茅草经我打理,一律成了齐整的短发。

小年夜那天我正给学生理发,瞥见有个长发外县小孩在边上瞧。理发师最不能容忍长发、乱发,终于劝得他来理发。他的发型忒古怪,梳子一梳,右边头发竟比左边长出两寸。拿起刀剪一阵忙乎,大功告成,我的心情与完成了雕塑《思想者》的罗丹大可一比。以为家长会来道谢,不料有人告诉我,他老爸一见儿子的新发型,气得大骂:“头发剃得咯个鸟样,还怎么去拜年?”我不堪打击,从此放下剃刀,金盆洗手。

那个穿村走户的剃头匠见我一向阴沉着脸,这以后总笑着搭讪:“嘻,吃了饭嘛?”

崇明人向来重情重义,在民间除了家庭亲、联姻亲以外,还有一种特殊之亲,叫做“过房亲”,也叫“寄拜亲”。

所谓“过房亲”大致有三种情况:其一,父母生下孩子后,由于旧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差,加之生活贫困,不少孩子并没有成年就夭折,因此,担心身单势薄不好养,为了解除孩子的关煞,将其过房给富裕兴旺之家,有一个依靠照应,免其蒙难夭折;其二,由于我国自古有“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”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。因此,旧时乡间,有无子嗣认为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,一些无子女的人家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家,总要千方百计从多子的哥哥弟弟处或姐妹妹妹处领养一个孩子,作为自己的儿子,并举行过房仪式,再立过继文书;其三,按照习俗,孩子与父母的八字不能相冲,要请算命先生进行卜算,如有和父母相

崇明过房习俗

郭树清

克,犯冲家长而难以养大,将其“过房”或“寄名”给生肖相合的人家,孩子亦跟过房父母的姓氏和子女的辈分起姓名(乡间也称寄名出姓),随后送往寄父母家祭祖拜灶,并送一只碗和一只调羹,意在祈求平安和表示已成为过房父母家中的人。事后,过房父母并不负担抚养责任,仍由生父母抚养,过房儿子、女儿也不继承过房父母的财产,旨在图个幸福吉祥。这样,孩子会得到两家人双份关爱的福气,喻示着将来身体结实,逢凶化吉,好运当头,健康成长。

从此以后,过房儿子和过房女儿都称过房父母为“寄爹”、“寄娘”。同时,双方要互送礼物,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很丰富,经济也不发达,所以随礼很简单,没有太多的挑剔,只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寄

托和情意。诸如过房父母给过房儿子或过房女儿做一套新衣服。过房儿子或过房女儿长大后,逢年过节带烟酒糕点水果等礼品看望寄爹、寄娘。中国乃礼仪之邦,礼尚往来体现了乡间的传统礼仪,是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。

如今在乡间,那种传统的寄亲已没有了。但



江山无处不物华

(中国画)

王曦

天水路源茂里总弄长200多米,189个门牌,8个过街楼,在上海,这样长的弄堂,这样多的过街楼,应该说不多见的。与天水路周围的其他房子相比,源茂里的房子算是比较正气。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,我搬到

这里。当时住在我们23号里的日本人,是一个知识分子,我来的时候,他已经在打包准备撤离回日本老家。

我们源茂里有40多幢房子,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职员宿舍,因为当时我和我爱人都在中央银行工作,所以我们住的房子,是中央银行分配的。一般一幢房子基本上住两户人家。由于是同事,隔壁邻居大家关系都是不错的,但是不经常走动,因为银行里面有派系,所以彼此底细不太了解,也就是一般的打打招呼罢了。

源茂里的整个生活状况,还算比较可以的。为我们的安全起见,银行特地在弄堂大门口搭了一个棚,有专人值班,晚上睡在棚里,从早到晚,弄堂里比较清静。逢年过节,中央银行会派车送东西来,包括糖、米、油等日常食品,每户人家都能领到一份。所以我们弄堂里,小商小贩很少光顾,因为几乎没有生意可做。

我爱人小的时候,住在卢湾法租界,在长乐路的弄堂里长大。所以谈起往事,她常常会对我儿子说,那里的人层次比较高,生活条件好,小孩白相的游戏也比较高档,比如说溜冰车,打篮球、羽毛球。不像虹口属于

下只角,游戏也比较单调。但我不太同意她的说法,我觉得我们源茂里是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小孩的游戏比不上长乐里那样西洋化,但我们弄堂里孩子的玩具都是自己制作的,这对从小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很有好处。

刚才我说过,由于银行派系关系,以前大家不太来往,所以底细都不太清楚。到了“文革”,弄堂里接连有人被抄家,被批斗,有些秘密大家都晓得了:37号住着国民党的杭州市长,看上去文质彬彬,见到人未开口先笑;30号住的日本人,是一个造船工程师,走路很怪,他一般沿着弄堂边侧身弓着腰走路,看到熟人便点头哈腰,极其小心翼翼。这都是“文革”中才知道的。

源茂里南进口是天水路,北出口是贯中路,贯中路旁边是香烟桥路,上海益民食品厂就在香烟桥路和贯中路上。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,我们的江泽民主席,在益民食品厂当领导时,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我们源茂里穿过。我们弄堂里许多人,都认识江主席,他非常质朴、和蔼,经常会与人打招呼。直到现在,老人们提到江主席,都会有一种亲切感。还有一件事,也是老人们津津乐道的,那就是益民食品厂生产的棒冰、雪糕、冰淇淋等冷饮包装上,都有一只红彤彤的火炬商标,据说这是当年江主席亲自参与设计的。(葛建平 刘莹整理)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《弄堂里糯糯的叫买声》

石库门生活口述

江主席骑车从我们弄堂穿过

陈竹林

